



自由神的眼泪

鄂 华 著

51

31

自由神的眼泪

鄂 华 著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由“自由神的命运”、“自由神的眼泪”、“自由神的礼物”三个連續性的故事組成的小說集。“自由神的命运”，写一个黑人艺术家“罗伯特·休斯”，他以毕生的心血，創造了一个黑人奴隶的自由神的艺术形象，因而遭到美国三K党徒、种族歧视者的惨无人道的杀害；“自由神的眼泪”，写美国的反动統治者如何欺騙人民，操縱选举，揭露了美国法西斯反动統治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的实质，暴露了他们內心的黑暗面；“自由神的礼物”，写美国种族歧视者无情迫害黑人的悲惨的故事。

自 由 神 的 眼 泪

鄂 华 著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642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1/4 字數 41,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 定价(8) 0.20 元

目 次

楔子	1
勞賴哈脫的自白	5
自由神的命運(勞賴哈脫札記之一).....	9
自由神的眼淚(勞賴哈脫札記之二).....	37
自由神的禮物(勞賴哈脫札記之三).....	56

楔 子

这里发表的是美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亨利·劳赖哈脱先生的一部分手稿。我之所以說“著名”，是指的三四十年前，我們一些年长的讀者，也許都还会記得他的名字。那时他是美国紅得发紫的一位青年学者，主持着哥伦比亚大学近代和現代史講席，做过环球的旅行，曾經順道来过我国訪問。他第一个敢于用严正的史实，指出美国資本主义在民主和自由的外衣下，遮藏着的全部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視的罪恶。奇怪的是，近几年来几乎很少再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这一次，很偶然地，在从新加坡經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到欧洲去的途中，在华丽的波兰客船蕭邦号上，我又遇見了他。他的样子已經大大改变了：髮角上布满了銀絲，額上增加了更深的皺紋，因为背稍微地拘偻，人也仿佛显得更高了，如果不是他那双深凹的含蓄着智慧与淡漠悲哀的眼睛，引起了我对他更多的注意，也許我不会在那样多的客人中認出他来。当我恳摯地向他致以中国朋友的問候，并表示了对他工作真誠的关怀的时候，他似乎感动了。不过並沒有多說什么，看来在这几十年当中，他依然沒有改掉那沉默的习惯。只是平靜地回答我，臉上略微露出一些悲哀：“現在我已經不在

搞历史了。”当他看到我脸上那种惊讶的神色时，于是又抱歉地加了一句：“我还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并没有完全离开历史岗位。”此外在他口中是什么也听不到了。当我回到自己的房仓中时，心里感到有一些沉重，当年那样一个勇猛的追求真理的战士，不料今天竟会离开了他的战斗岗位，躲避到木乃伊的古物堆里去了。以后几天中，我没有再遇到他。当船已快到马赛口岸，我已收拾好行李准备登陆时，门忽然开了，是他走了进来。脸上仍旧是那种淡漠的表情，把手里的一卷包好了的打字纸交给了我：“这里是我最近几年来留下的一些手稿。也许它们能帮助我说明一些我没有能够亲自向你说明的问题。我把它交给你，就算是送给了你。因为它们在我手里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在我们的国家里，它们根本不会有发表的机会了。也许上次的谈话，你会误解了我。我不希望这样，因为——我很珍贵中国人民的友谊。”他没有等我答话，就伸出手来，“好，再见了！一句老话，祝你旅途平安！”当他走到门口，又忽然回过头来，“听说在你们国家，每个人都能见到领袖。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当你见到毛泽东的时候，请你告诉他，我很钦佩他。”说到这里，他稍微顿了一顿，“他是我心中今天的——林肯！”最后两个字他说得特别重，包含着一个历史学者所能有的全部感情。

这就是这些手稿的来由。我承认，虽然一切看起来很象是做戏，和有些过去的小说上描写的差不多。但在当时，他的态度的诚恳和冷静，使得我根本联想不到这些。我心里很受感动。由于不久就要上岸了，我只好压抑住心中马上就

去讀它的強烈欲望。雖然這樣，我仍舊打開了我已捆扎妥當的行李箱。把這些手稿放进了我保存着最有價值的資料的皮夾里，等自己一有工夫就來讀它。讀者也許會覺得好笑，為什麼我會這樣珍視這幾篇東西？是的，这里面並沒有什麼理由可言，往往有些事情是很微妙地出于一個人的直覺。也許，更多的是由於我對他這個人的印象。他是屬於那樣的一種人；雖然只是第一眼，你就會感到在他身上一定蘊藏着一些更深刻的東西。使你不由地想進一步地去了解他。我相信，在他留下的手稿里，一定有一些不尋常的內容，值得馬上去探索。而且由於當時旅途倉促，一直未能得到安靜下來的機會，這個願望也就一直未能實現。壓抑在心中的愈久，也就變得愈強烈。我的心情竟象一個覓寶者發現了阿剌伯國王的寶庫一樣。知道了這一點時是很不安的，俗話說：希望得高，失望也不小。然而當我現在終於能夠坐下來，把它們從頭到尾讀完一遍時，我才發現我原來希望的還是多麼小。我不知道一個國王的金庫究竟值多少，然而我敢於說：在這裡我發現的是一顆心和一個時代。雖然這顆心還在彷徨摸索；然而這個時代，卻以它的全部悲劇性和可詛咒的無耻與墮落，在我們面前自己注定了它必然沒落的命運。

雖然我沒有得到勞賴哈脫先生的允許（因為我也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我還是決定把他的這些手稿整理了發表出來。一方面希望在這裡，使所有關心他以及其他正直的美國朋友的人，知道那一些純潔的良心一直還在無聲無息中

跳动,并没有就此麻木和屈服。一方面,也希望给那正在散发着恶臭的垂死挣扎的社会,多勾上一笔丑恶的阴影。

鄂 华 1955年5月9日

勞賴哈脫的自白

在我做學生的時候，和那時候許多青年一樣，我也被我們教科書上所宣揚的我國民主和自由的光榮傳統所迷惑過。我曾多次興奮地背誦着著名的獨立宣言。那時候，許多的事實都是我不知道的。我天真地相信，我們的國家真正是一個理想的自由民主的幸福的家園。在它身上，將擔負起新的光輝的歷史任務。為了更忠實於我這一個理想，更好地闡揚我國歷史上傳統的光榮，我選擇了研究我國近代的历史作為我終生的工作。當我真正抱着狂熱的情緒鑽進這個工作去以後，過不了多久，我就發現我是被欺騙了。尤其是在我親自到過過去印第安人部落聚居的地區，親自考察了很多殘存的史料，弄清了那些關於我們祖先“英雄”事迹的真相以後；在我從南方美麗的農場和橡膠園歸來，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條荊棘，都向我怵目驚心地揭發出那全部殘酷的奴隸制的罪惡以後；在我有機會作了一次海外旅行，親自看到了在夏威夷、阿留申以及古老而貧窮的亞洲土地上，所謂我們美國文明帶給他們的恩惠以後；我心中的幻影破滅了。我痛苦的發現，在那使我們引為驕傲的民主和自由的傳統後面，還存在着一個猙獰可怕的惡魔的陰影。一連串

的罪恶史实給我揭开了一百多年来的美国的另一个历史，血腥的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的历史。我才懂得了，在我们美国，除了一个华盛顿和林肯的传统，还有着一个人奴隶主和私刑者的传统。而今天那些向我们大声宣扬着民主和自由，宣扬着美国生活方式美国文明的人，正是那野蛮血腥的传统的忠实继承者。我们光荣的民主和自由的传统，正好被他们利用来做了一幅美丽的遮身布。发现了这一些，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再去继续欺瞒下一代的青年。我应该使他们知道历史的真象。然而我的这些发现是某些人不喜欢的。我接到了学校当局的警告，要我放弃我的有害的观点，因为它危害了美国“民主”的传统和尊严。我知道在这个警告后面隐藏的是什麼，我只能在真理和欺瞒之间作选择。然而我的良心无论如何不能允许我再回到“神圣”的讲坛上，重新把血腥的殖民掠夺和罪恶的种族歧视说成是文明和正义的事业，去继续欺瞒那些纯洁的青年。因此我被要求自动辞职。开始我还天真地认为，也许他们对我这样一个有名的学者还不至于来这一手，事实说明我完全错了。如果我还年青，我或者还会和那一些混蛋战斗下去，而这时候，我只有忍气吞声地辞去了我心爱的教席，离开了大学。然而这件事至少在当时是象其他的许多事一样，表面上应该说是做得非常冠冕堂皇的。辞呈是我亲笔签名送上去的，学校方面也表示了惋惜。似乎只是由于我的去意坚决，事情才无法挽回。对于这样的待遇，我应该是满意的。今天据我知道，那些先生们连这种虚伪的绅士礼节都不愿意再讲了。我的许多值得尊

敬的同事都是被人毫无顧忌地象狗一样地屈辱地赶了出来。不过我除了扮演了这场虛伪的喜剧里的一个可笑的角色以外,再也没有得到什么。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学肯接受我。今后怎样办?怎样活下去?虽然一个人在我这样的年紀,对于这应该不再是問題,然而我却不能解答。

命运终于給我安排了一条道路。还是在很早以前,我就对我国的自由神的历史发生了兴趣。在它們身上,我可以重新回想起那些我国人民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光荣日子。也許在今天,它是唯一的还可以使我們想起那些过去的光荣的东西了。現在,当我在大学的墙垣外四处碰壁的时候,我竟接到了M历史博物館的聘請。这个历史博物館是以保存我国各地的自由神象的珍貴資料而著名的。很长时期以来,我都和他們有着密切的交往。这一次,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們的聘請。而似乎在这里也没有人再来留难我。大概当政的先生們認為在这个木乃伊居住的地方,我的思想不会对誰有害处。而在我自己选择了这一条路,又何尝不是一种逃避呢?坦白地承認,我的血管里流的已經不是年青的血液了;我的头发已开始白了。我感到缺乏精力,我的心渴望宁靜。到这里来,我是追求宁靜来的。

然而命运却永远和我开玩笑。想不到即使在这里,和那些光荣的自由神在一起,我的心也沒有能得到安宁。就是这些自由神,仍旧把我一次又一次地領到了一些殘酷的現实的真理面前。就在这个神圣的圈子里,我們的社會也以

它全部的丑恶与卖淫呈现在我面前。我的心重新不能忍受，即使我的白发也再不能使我沉默。我需要叫出来，大声地叫，象我年青时一样。然而现在人家已经夺去了我的讲坛。除了面前存放着的这些手稿以外，我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发表意见的地方。而即使这些手稿，我自己也不知道它们今后的命运。但是我仍旧要写，也许是这样做了心里会痛快一些。而且我也不害怕在这里承认：我对我们美国的一个光辉的未来的命运，还没有失去最后的信心。虽然今天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它在哪里，但我已预感到它是愈来愈近地向我走来。是的，谁又能说得定呢？

自由神的命运

——勞賴哈脫札記之一

在我开始回想整个的故事經過时，我的心长久地震动着。然而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有力气写好这一篇札記，把我所尝味到的这种心灵的震动，帶給每一个讀它的人。我清楚地懂得而且相信，我在这里写下的，不是一篇普通的故事，而是我們时代人的悲剧；艺术的悲剧；自由的悲剧。

我把这篇札記，献給为爭取自由而殉难的，被人忘却而又永远不会被人忘却的人們。

故事的开始，要追溯到 1897 年，距今三十多年以前。那一年，我正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学，准备着自己的历史学位论文。

許多个忙碌的日子之后，我終於在一个明朗的假日，有机会造訪了自己向往已久的華盛頓菲里阿美术陈列館。整整一天，我流連徘徊在陈列着名画与雕塑的长廊里。每一件珍品都足以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眼花撩乱，心动神搖。那里有几千年前埃及的壁画和中国魏、晋年間的碑記；有古希臘的雕象和米勒、罗丹精美的真迹。然而只有当我

在一个不大的石雕面前停下来时，我才感到了有生以来心灵深处的第一次震动。我永远也忘不了这座石雕的名字：“绞刑架下的加布里尔。”今天，许多美国人都已经熟悉了天才的青年黑人诗人海登写的那一首著名的“加布里尔之歌”：

加布里尔，加布里尔，
最后的诀别快到眼前。
在这临死的时刻
什么是你的心愿？

“愿反叛者吮吸着
奴隶母亲的乳汁
而黑色的人种
将决不，决不休息！

直到奴役的柱头
化成一片乌有，
而奴役的锁链
躺卧着生锈。”

加布里尔，加布里尔，
现在就是诀别的时辰，
愿上帝照顾
你那粗暴的灵魂。

“我发动的起义
决不会徒劳！
我发动的起义
定会再度掀起风暴。”

加布里尔吊在校架上
是烏金閃射着光芒。
他的头顱
象起义的火炬一样。

而那一天，在这位为领导奴隶暴动而被絞死的黑人領袖的雕象面前，我仿佛看見了他眼里燃燒着的不屈服的怒火；仿佛看見了他身上流動着的叛逆的血液。从这座雕象身上，我仿佛突然懂得了一些历史書上沒有告訴給我的东西。我怀着一种奇异的混合着崇敬与景仰的心情，在这位起义的奴隶領袖面前，低下了头去。

在我离开以前，我仔細地記下了这位雕象作者的名字：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說来也奇怪，如果艺术上也有所謂一見傾心的話，那么这一次見到休斯的作品以后，我的情感就是如此。从那一天起，我就狂热地爱上了这位艺术家。我跑遍了每一个博物館和圖書館，搜索着他的作品，探求着他的傳記。然而結果很可怜，不但沒有发现他的更多的作品；就連他的生平傳記，也仅仅得到了下面这一些：罗伯特·休斯，1846年出生在南部乔治亚州一个黑奴

的家庭。从小就有艺术的天才，十七岁时从奴隶主的庄园逃亡到北方，参加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奴隶解放战争。战后在紐約进了艺术学院。毕业以后，很快就以他的最初几件作品引起了社会深刻的注意，博得了广大的名声。“絞刑架下的加布里尔”就是那时的作品。此外，还知道他在 1875 年离开了紐約，行踪不明。据說是回到了他的故乡乔治亚。至于其他的事，就找不到任何記載了。他回到南方以后又制作了一些什么作品？他后来的命运怎样？他现在是否还活在世上？在什么地方？这一切，都没有任何人能够告诉我。仿佛他已經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消失。也許除了我这个幼稚的满腔热誠的大学生以外，再没有一个人还在关心这位黑人艺术家的命运。

我繼續地固执地寻求着。在我毕业以后，有机会到各地旅行和講学的时候，我总沒有忘記向人打听这位艺术家的命运，这位象彗星一样的奇怪的艺术家的命运。（突然光灿夺目地在天空出現，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坚定地相信：对这样一位艺术家的任何漠視与忘記，都将是一种罪恶。）然而我的努力並沒有收到絲毫的成果。最后，虽然我还没有放弃这样的打算：去繼續寻找这位奇怪地从世界上消失了的天才艺术家。然而我已不再对这种寻求怀抱任何的希望。而現在，我的头发已經斑白了，尤其在最近許多年里，一連串的不幸落在我的头上。說实在的，我也就很少再想到这位不相識的艺术家了。如果不是发生了我馬上就要談到的这回事，也許我終身也不可能再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我記得我已經說過：我离开大学以后，来到的这个M历史博物館，是以保存我国各地有关自由神象的資料而著名的。而有一天，当我无意中信手翻閱着一大堆历史材料的时候，一張发黄的旧报纸上，一則意外的消息跳进了我的眼帘。我的心脏都几乎在极度的兴奋下停止了跳动。怎么也不会想到，上面竟清晰地这样写着：

“乔治亚州R市市議會已經在七日做出正式決議，为了紀念我国自由独立一百周年而在本市建立自由神象的塑建工作，已决定委托給我們光荣的同乡人，誉滿全美的天才艺术家，罗伯特·休斯先生。据聞休斯先生在允承这一光荣的任务之前，曾經提出某項条件。現在双方已就此条件圓滿达成協議。雕塑工作不日即将开始。此光荣之自由神象，将在明年合众国独立一百周年紀念之日，举行隆重的揭幕典礼。”

这是一張乔治亚地方的报纸，时间是1875年，正是休斯先生离开紐約的那一年。这就是說：休斯先生离开紐約后，的确是到了乔治亚，而且还参加了他的故乡R市自由神象的建立。想不到终于在这里发现了他的踪迹。而更令我兴奋的是，我探知了他还有一件艺术上的杰作留在世上——R市的自由神。讀者不难想象我当时的快乐心情。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繼續往下翻閱，希望能够讀到更多的关于这事的記載。果然，又陸續地发现了几条。看样子，一切与自由神象的塑建有关的消息，都已搜罗在这儿。以下的記載，不知道是記者故作惊人之語，还是当时确有其事，总之是更加强烈地引动了我的好奇心。原来报纸上报导說：